

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卷之三十九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寄上陸瑜所司諫書

只下履清華之省事轉圜之

君弘納約之說書入稱指勲烈在著議出回天膏澤
下民友道幸甚天下幸甚竊聞主理危明故運隆而
無弊陳說導勢故伐成而不朽病者不病於病而病
於差游者出於洪滔而沒於清川何者起弊或過而

持成艱也今朝廷不英肅乎而英恐過政不埽更
乎而更恐過相不寬靜乎而寬恐過言事者不亢乎
而亢恐過朋家作仇別戶相攻率毗賣直謫大臣以
為名過矣而與舉求勝出口挾私敵壘彌固負忠等
耳安取信義服人哉第以訛訛詭詭構訟盈庭賞罰
焚變觀聽不一衆術相傾羣命不保任事危疑讒道
開張直路且塞黨禍將起非盛時之象也而相臣
鑒事包荒好容難自主議犯口以正是

主上又中立兩優之不為分別以定羣慮而是非互

出爭無已已則惡過獄而興私鬪也如欲開許來口以得外情乎則飛語反唇之漸也抑叅用相瞭以防壅乎則衛嗣君之小察也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今天子一權主柄威福自裁此萬世明后而明甚生疑情有必至今有司即無良而械繫之尉紛紛四出囚首囚服拳手縛頸檻車萬里行於道路此非所眎衆庶體也而近且逮至御史矣且天子之怒重如雷霆歲不數震當者中刑前川中六州縣吏獄半歲不

質乃致合州民萬里奔赴陳辯刺馭數四卒按戍更
為民耳徒邊城旦之刑部使者監司歲報不下數萬
此一坐可定耳豈以

天子赫威萬里縛致之法而下定部使監司歲報之
罪不亦過乎而當事大臣又更為繩墨求鹽求中拍
以督吏民夫杜私交禁苞苴直躬奉法不通往來請
謁之數豈非庶大道之同哉四方傳聽可稱極清然
而夜投者起而漏舟不少也巧者陰行善脫拙者效
尤觸禁觸者屢出刑繁猜滋臣下何以自固至於服

含儀章喻汰細耳天下風俗有大於數事者不問而
假如東南中家之上作室窮麗大無等欲使三月令
到毀構為卑非擾乎令而不行何取空文以崇儉吾
謂不如齊桓服紫之效也且天下洶洶不逞之軍民
小忿叫呼攘臂陵官長浙中川中滇中之變未卒定
是時宜假外臣之權讜衆恐不得區區輿蓋之僭於
體不當舜牛之毛一旦削然貶損衆志不諭其為制
也輒謂

天子輕其權蔑上而逞畜易也兆成而後假便宜無

及也夫琴瑟之絃不斷不更在調之耳何必紛紛哉夫察至淵魚命曰不詳松柏之下草木不長今天下在故相撻切騷枯之後二季之間元氣未復德化未洽而急令深法又駸以奉不給私恐積瘥羸瘵不足當烏頭之迅也且論事務約束皆號寬民而長春居吳見兩季改折之苦又急不堪矣吳田五季潦荒膏浚力竭家無他畜獨仰秋稻而歲收米每石賣不出三錢不以糴戾收其羨入滯委馭肆而官征加倍督責咎死本業大誣土著之民皆不墾農農至不顧豈

天下福哉奈何無一人言之也足下亮節高義敢任
之風天下所仰當事者必以此知任門下夫言不期
出已其於當功事不期博名其於裨化春襟藹之子
半年竊見

主上躬禱勤政誠謂武宣中興之業再見故深憂過
計欲乘時獻言夫難進者言難遇者時難選者官非
其官不得言有其官不得無言在門下圖之縱縱廬
居之狀無可道者惟企良友義聲為快耳狂言秘之
至望至悞

卷之三十三
答舒城朱學博士書

大江千里外時時夢入故遊與都君子清言晏咲文
事雅交本不與俗伍安能與碌碌吏事都作過忘耶
僕歸忽忽憂病度月支床卧瘦骨日讀數板書便不
勝秋杪強步謝客外函携數十帙隨以筆札便欲日
尋山川之間使來時乃見僕錢塘西湖口也今年未
了卜宅歲晏矣未敢遠走開歲黃衣黃冠擔簦携塵
為方外服逾江遵海厯天台天姥志城鴈蕩之中望
禹甸若居之界訪真仙大隱之宅回自新安入敬亭

躡天目循陽羨一攬東南吳楚之美胥臺具區闔閭
之疆故近境易了也僕向無素封之家今初吏歸僦
居糲食仍晏妻妾能便老父首循所入足可供麴孽
娛晚贍祖母僕不能奴奴為家人生事又惡請造游
大人以為厚居又近市趨利不肯踴塵不免故僕將
避此信所造足寓目豁次耳僕故志大才則短結伴
止二三野客小能就野句無宏詞此事恨不令足下
同恐鹿山之興不可再得廉山荒莽不如江海間其
同遊人不如足下故勝地勝人勝情勝味僕謂此古

今四難足下屈計自蘭亭戲馬外幾何艷人口哉然
僕與足下皆未老楚蜀秦國皆大觀與五嶽等他日
不會風塵中便當在投閒以尋足下了此無忘無忘
今歲春秋西徑足下于五月曾至否此中為公謹故
城礪石猶在草木翦然動人僕去歲遊公尚未至有
吊作不及留今欲寄刻又恐人廢之足下今有作便
當題鐫無如朱生使舒山有恨

答舒城金貢士鳳書

舊造故人一一在念得足下書意深至慰僕自計在

舒一持法吏耳然頗以其持得閭市晏然逾年無起
大獄驛道供張工役煩費盡縣官手裁自給百姓若
不知第日月淺耳大者俗化敗壞未有整頓尋尺而
區區媚結休與之微意未有浸灌人髓恐不如來書
所道去思也即如諸生僕一歲以文事往來關說自
謂得楚楚數公可振舒城三十季顏敗文運此比復
寤如昔自顧無顏公來書乃歸過於同事不卒夫鴉
相視則化鰥羸口祝計曰而肖金之在歐冶一沸而
溶溶即成干將僕果能如魯雞之伏豈有相劇一歲

不能出羽翼飛耶治然無效乘如是可睹矣然諸君
實過愛僕僕終不能忘規往者三四相信佳友聞平
居搦筆應僕言為射的宇而暮之僕是時已有說勸
諸生無太拘願未信今又罔效矣且即以射喻大射
侯射鄉射布皮張鵠步里尺寸各為等不能相合期
於中耳今諸君尚青衿所領校不出博士家而欲為
僕等好竒安能常遇大雅士識之未免冠而入越也
且江北文家少有南士流傳往往任性所近為言故
多陋孤難與通方即間有竒鋒亦終是偏壘自壯下

者乃漸草野或說燕燭識魯魚故為今計如調蹇馬
者先反車伏其足馴步無蹶然後徐縱轡而奔乃逸
羣耳駕習未閑即脫絡去馬馳峭阪危礪爭先安保
無仆乎諸公多妙才僕感其交意自恨當時不苦口
負友故敢借足下陳之幸謝諸君努力無忘

與黃玄之公子論文書

闕之治農言農治賈言賈僕與足下業治書耳上必
不能立德紹聖妄比孔孟之服而建鼓標號剽勦牟
氏窳覺圓空之餘偈以為世目偽偽又不敢下不能

任俠成奇以權家一劍之任立功沙塞中不得莞天
下之務經畧時事造太平之業於人國而如瑣瑣鼎
食錦服高宮華苑牙籌日計田畝半郡優咲徵誦治
妾薦席或設財行權結與鑿窟保官累爵以李毗尤
勢此又不肖曰東紳戴冠無事埋首散帙搦筆之
業不以此成名曾不如農賈多獲稱良故願與足下
言其私僕自舞勺時喟然不羣羨好古之雄心而貧
迫應制未有大滄其間仕乃為吏也案牘旁午故業
遺忘然宿念未銷每欲廣覓延結海內賢豪雄長之

士為執弭周還共弘古道而時士多溺志取目前津
津之口止耳此不可與言故昨歲奉書足下欲以文
辭相推足下答教博志遠畧大壯吾黨之氣今見老
師道足下薦學稽古且徧藏書近所得當更益高深
然僕頗有言僕性不善記獨好稽攬平居讀一古人
書無有不察其注心索其指歸眡其體格因論其世
次乃知文家與時高下之說虛語耳夫士畜文心吐
結成章意致高庠醞釀醲薄工力深淺才情卓濬此
都在人為之即質文簡煩未免隨世乎終不宜詞理

剖判如晦明人鬼之別也故僕嘗私評彈歌典訓文辭之祖有韻無韻遂為兩家其後文今事辭有異體無異理辭分古近有變格無變調摠而言出會心情合指一兩家千萬之變歸不出此故僕嘗謂作者當極變異之蹟窮態肆志其究乃以不變不異為主雖謂音藝同壇左屈並轍可也夫文自周浸盛濫於秦先極於漢始詩自周刪定溢於郢騷變於漢古當此之時雖屢遷矣視其理調豈大懸哉何者其抒情歸指所謂不變不異常在後此溺矣至今數千季運氣

考續

考變異而以其所同

京來文之家音聲無辭家自唐出近體別立一戶
時數公語至者至今宗之黃初後古聲反不如此顧
化何者魏晉以下人溺變而唐於變中別存所不變
者乃久也故弘道在人好古挽救曷論其世如必述
遷為率則大業之後不復有昌黎五代之後不復有
宋郊胡元之間豈氣加於趙宋而詩法盡壞且稍稍
振此皆何說焉彼其小小挽力起衰叅之匠心不全
大古然且蔚焉虎變矧以沉湎無厭絕流追雅不能

比肩踵武於古人乎嘗怪近來文士往往無窮源批
根之力餘食殘膾迺相竊啖恒為俎席嗜為珍厨不
知乃古人陳度之棄肴鬻刀之割雪也至味何居焉
而併儻倬詭之夫又卑薄已成貴在獨造謂自著一
家耳摹古而動病於優益乃倡新聲華言自壯無忌
足以雷驚天下之聾耳然足下試觀秦漢間其都七
為文雖出衆手局乃如一唐開寶詩人天下不皆一
社而倡和體如同聲彼誠以神合至今誰詬其相襲
為盜者承業世守古道可存而以至大變豈非人之

過與故莊生曰道喪世世喪道置交喪不問而獨委
時運因世仍陋不探道本吾大為數千年文士恨之
矣大抵漢前人讀書不難掘坎鑿山故畜深本固如
窮河源自星海而來後人乃循海洋不復問九折雖
巨觀無涖一覽皆盡其起落經險穿塞委汎崩注之
態眇無復見此所謂其誰不波者耶故僕與足下頗
共醉古人斷自黃虞沿流至漢片牘短簡探極情指
以數年之內深其識實其本然後信見為言極其所
同定有不朽文質周漢之間所自財其下乃支裔可

獵無留也平生雄畧常苦為俗廢又苦無助今在廬
稍可一二率業又得足下逸才同志敢以千里相期
二季後燕市之會當相證抵掌談數夕耳壯士在古
人中博戲相角爭一先登輓近不足道願自奮自愛
寄陸大瞻甫孝廉書

前得足下詒書謂明歲棄業騎馬作博士先生僕昨
太湖中行舟見魚相語者謀曰此廣川洪波獻師宅
而索之跟網罾罟畢下吾且為刀俎償耳遷而游於
潢潦息於淺渚葦苻洲石之間沫濡而樂爾安有任

公子奈我何哉一魚曰速而覽湖之周三萬餘頃吾
族居百千萬年子孫不知其計吾春揚鬣上而負冰
冬戢尾下而穴沙夕卧安冷淵旦跳於明濤巖小雷
伏洞庭盤三洲之間乃見地中之大故自初免於鮫
人至今吾長且百尺矣九罟之目尋計撒以十帆之
船乘浪而牽我不能包其首吾是以完吾且駕長風
之須臾破水而上走入溟耳吾安得約體復入尋常
之溝與魴鯉爭窟宅水淺沙薄大莫能容入不可出
人制其命吾乃先鯀鯨獻苑哉僕聞此語與足下相

類遂以魚告頽留聽

寄林舒城謹任同年書

剛人見善步者而興悲僕疚中之餘性耳遙思之下
乘傳入 覲治甲計簿翩翩仙令非生人大榮哉備
聲休問鼓宮遠外無翼而飛僕耳熟景行久矣不待
楚人南來之口至於蓋愆私庇曲以保去後之名乃
獨得詳重為存舊非以賢繼賢之謂也備武宜耳延
壽反穎川既壞之俗而趙氏不被詬名非大德曷臻
此乎雖然此囁邑劇區也多變反復易以噴駕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也此足下善尾保成功之秋乎願慎
如始語曰君子以言贈人又曰善人受言僕徒以空
談希君子之似而足下身善人之度庶其區區為報
在此肥侯來公愷易而周薦黃梅之吏名與足下方
駟今接壤輔車而治兩賢相得益章羨之美之

寄座師張洞齋先生侍御書

楚地濶而民間淫巫其故俗近聞江黃間三四率旱
赤無禾不知荆衡以西更何如臺下觀俗何所易正
惠撫荒黎術當何設也比見部使者多效勝之等以

博殺為風裁所刺又多薄會不急失不當指耳非真有蠹蝟毒民者博風聞而悞墮術一開大難後議紛紛又有指斥供具以自賣此亦細矣所重省方期以為民興利故更吏不如更政往浙中龐公定賦役于今五十季戶口自保官無所用手其法傳天下此公親冒任事之忌為百姓建久遠利當時無聞連擊數十吏及皦皦自好而吏民嚴畏尸祝至今此可觀矣使者攬一方之風教自不為更政率吏便民垂數世之策而取目前蒼鷹之威以魚下吏非人人游夏之

倫安所無微過乎上而求蓋其下奇異之士無敢張
弛矣今楚疆域連六七千里控州縣數百十臺下如
吹毛非之日上一人不能盡故長春首領以易俗撫
黎為臺下頌也長春焦然在支頤雪涕之餘世事無
攬矣領師遠教自取杜門卒讀為效家人業一不報
問恐其故窮稍動貨殖便有經營不貲之心則奔走
不義之心應之自知中品也乃為堅忍着力耳世兄
高才數淹此在蛇蟄夔屈之理一信必大天下士無
有開美密練如長公久不為國用者願臺下無憂

相隔遠矣起居不常遠馳下念合切企切

寄舒城朱學博邦喜書

天下往往見意氣之合而文事獨藐千古寘助豈不
同調之難過同心哉嘗記舒署閒謂足下期著作之
業此時守官也浪語耳今在服舍乃得其時然無其
人歲計所讀幾百十萬言皆土梗也吳人士好拾餘
不好尋端為美麗而薄古每每有獨得無從共權尋
已忘矣可慨可慨足下雋才刻思雅出時輩習尚居
閒散之職被博士之名及壯妙之年而又絕後堂之

樂披五車而卒業乃稱淵源之美此足下能事然北
士不如南又多矣舒空城無人耳足下何與談乎當
今高名者多以鬻才蓋人或襍物稗說而真大雅或
外餽俎而中頗頷不足竒如條支眩伎介號復古而
古逾亡此為志士所歎太常湯義仍博雅非世所有
其才太精工足下里人也吾里有虞長攜沉思好竒
注注言至而稍損雅此見人才之難然其品皆吾兄
也義少在白下去千里一奉書問遂絕獨有虞君亦
宅憂同在吳地二百里間莊生大揚權在此耳足下

比來如與義仍有聞顯為致意不朽之業壯齒努力
異日相期數人為千載振氣諸門生造有人乎向季
文會往來之雅至今恨不終事中間頗有英才無逢
息劍之手如今爐錘當付足下矣

復邵甥于嵩書

昔時有馬無識馬今有馬有識馬無識識馬雖郵良
左輓龍媒右牽歎玉號於市不為厲則以為詭為託
貨也即耳如削蹠如權汗如血體如鹿前視昂後視
岸骨節尺寸一一中度人以為飾為淫種也何也至

人貴真薄俗多疑故上世不吝千金以收骨則乘黃
充閑今買寸金之馬服任載之輿取百里之道秣數
升之豆代御而已無有長駕遐想絡驥首標千金向
主人曰服之上襄千里一息彼有反走耳若減島東
駕鹽車減獲鞭其後不擇涂而駘豈惟驥怒頽馬者
亦不肯為也故薦士於今其難十倍卑之以為侮高
之以為要輕售乎召斯多索乎生疑無功集怨有功
不庸此雖以姬公作不孔氏先容未必能樹一人淳
于髡所稱同是聚居卻車而載之說誰寧信之自頽

口耳况僕名卑非姬孔之藉交寡不處稷下之勢何
所用乎乎命言領矣當待求馬者定價始可有復

寄上黃座師侍讀書

方今

主上勤政弘學延士仔肩而閣下會以積望晉秩日
且須召侍幄矣以命世醇儒內叅講御進而佐
王輔世烈可計待夫帝王之學關師友甚重蕭太傅
一世雋宗翼道春宮十餘年不使元帝知下廷尉之
法朝家令以多智之資自請用術較為教遂成刻削

之景一經一法兩皆過矣而司馬臯朔之倫又但取
楚聲優詞供人主美麗之觀俳笑之樂則日侍金馬
無益空負

主上徵士右文鴻遇耳草茅外臣不知學術第以臆
見揣謂進御之說直取解故章句離經為事則大
夏侯所刺後子破義小道已非經生因象之得何有
帝王通經高文本非

主德之急夫經取經世學取化質古今之鑑也故王
陽涕泣詩諫其效忠深要視人主聖質將其所長匡

其不逮則周師氏保氏之遺意焉 今日之急其在
書曰所其無逸逸則荒無逸則精故記曰清明在躬
此精之效也在詩曰無信讒言讒言翕翕訛訛交搆
四國故曰迹臣不可不慎無以嬖御人疾莊士又在
傳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察見淵魚不祥故委柄
失權刻覈傷氣此數端者據經明義不為難知勞上
者編而或以苦援不及為解則何取誦說曰白閣下
淵源弘抱際時自獻必有夏蟲不可語之獨慮碩弟
子私見其表有概於數者頤閣下講說之次從容條

其義治病者舍其標攻其本土氣正而草木榮故格
心者乃為大人也三季伏草中引領佇義問千古之
上無使姬公獨擅且姬公一人輔道魯公乃寄土牧
耳昨見賢書公子令標雅才必與謝氏鳳毛並繼世
以經術內輔自顯豈為玄成襲侯之榮已哉海內自
今日更益繫心并願公子自勉

與錢用甫江陰令書

世路逶迤宦術繞指至於令尤號為難足下茂德直
行故宜不相合也當時交遊攘攘獨僕與吾丈拙守

恂恂故傷風蓋有頌不赴會之目僕往在江上時小
小與諸公左既以廬卧乃延在此今聞足下骯髒之
信殊不能遣臨河鳴犢之悲理其然乎虎不改少士
不改行當今將為抑心別習突梯之徑道則恐賢者
笑為不堅脩而以往老子曰天下猶是也是當如何
決之僕近走吳門醉李錢塘允幾月乃不候足下還
沛然素衷激發不寐者凡五夕仕善遇合深念莫知
所履風波得喪真畏此途足下堂有伯父母此勝僕
痿心萬萬男子當以壯氣節令父母生色暫屈不足

長恨吾輩患不行義無患通守此如農必有豐季他
日當暢顏士林此亦可上壽伯父母前也適當母氏
禫不勝感結未能一舟從足下湖口相唁然情具是
耳

荅舒門生祝有年書

僕豪俠感槩之士風流自喜之夫也往於舒日月對
諸君談執揚權相上下則津津然今歸坐眠草中而
不偷可知也此豈驥鶴鳴樾恨翦之意乎抑江山文
物離索之悲徃徃動心焉一坐三歲矣雖日游於竹

素間無佳意興足交千古之上化朽為神奇稍稍有
所寄筆大都出南陔白華哀響不復豪爽之況豁然
又自以寔言揔美無庸亦又時時臨書長嘆若稿形
焉此自苦耳吳城中有吾友鄭允升孝廉頗稱合調
於詩家能脫去近海內雷鳴之響與四五百季來陋
習外道一求之古人曰夕興致相應和可觀至於文
事已非杯酒訓答之具便自難為言又出意見氣致
各了不同究古之士尚難如此何況舉子言吳下士
習動以釋褐垂紳便呼為官帽頭而薄不屑與談亦

以陰趨而陽擊之。以自號高傑來便不啻口向青衿
前絮絮即三四輩見辱便將少年亦借李希若耳語
曰。雖鄉長價出不如棄。空交點然因想當時高足侍
無之風不據高官。大都亦難傾動人士。故舞居時夜
蓋數數去。江外與諸君神邊莫況及下宵來。敢作老
長追橋下陋態乎。值對客冗冗中。夜驚聲作此語。謝
足下遠念興至不稱言。惟足下知我狂氣。請公於紛
賜問。便并以報之。

致馮太史開之書

長春後生辱傷里所不理悞辱閣下攬結之感願在
執鞭之列大雅所收遂傳此名十年傾注青雲之想
頗藉自慰亦以堅把憤憤共濟狂心日月未忘今遠
閣下侘祭韻語便令長春垂頭短氣不復萌世中念
兔甘井先竭曉曉易缺以閣下雄氣鴻名又廣美哉
鄙人士震聽如雷以此號天下奔走不難摩如願曰
之呼者今且不免無異魏口之中何況才品入萬萬
下此者乎木高風摧自古之忌豪賢之士安能嗷嗷
或步陸履鈞恭呪呪心女子枕而忌者橫被以叱尔

辭之不可為此則畏途大賊矣長春又何敢道事蹟
從此開口招足塊而處耳昨走就李即欲上言傳以
閣下且住武林又會吳中他客過相召遂不見安道
返舟鬱塞難為言閣下如未北駕當以秋風相從湖
上盡此抵掌耳閣下所遊樂君稔聞獨擅西法又風
騷佳士再欲借閣下之重相屈一談宵為容之乎掃
道引領

朱太復文集卷之五終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荅廬州馬理刑長平書

憂病中日思往事神馳江外忽小吏來得奉書開緘
三九縷縷深情繼之大訊上官存舊之義至此感激
增氣長春自下席求僻卧湖海之邊不聞四方士
之高議三幸於此矣耳目醜鄙豁然復披霧立四虛
而聽廣樂豈止誅覆之慶第臺下獎借未成不惜齒

類欲目長春以英豪此何敢當披肝之許雖在疲累
累烈腸未消保此異日答稱知已則敢不勉若握管
屈卞古乃數百季來未見一人敢當長春何人領此
乎當時弱冠率其雄心長慮輒謂一日幸脫去先資
之業當如悉甲背城之借試苦戰於文場必摧其堅
奪其鋒自作一大揚榘不料俗吏之就已非性好既
以低眉焦心勞骨勉強趨走簿會之瑣瑣一年消其
十半之清神故業而又兩歲連失所生使早暮執柯
竹披苴麻伏剗苦以雪涕號呼口乾眼枯精喪氣奪

生又自幼多病攝之恬澹調之藥餌尚不堪苦頓奈
何欲以支離毀廢之餘挾其憤痛摧剥墨屎難平之
氣坐而開藉與古聖哲名流達士稽論短長竊恐陳
人楮上之靈氣不死必哆口咲於幽陰之中幾於津
人而程車乎強而伏此神所不欣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與之爭而心鬪以力籠絡而御之則怒神蹶氣任
鹿千鈞必病蓋今歲支床四月餘未復此當坐此致
也長春此念已且塊然灰矣且夫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醫工應病百材畢儲而後劑製而試之未有文士

以宣洩天地之秀吐蕤古今之華乃厯取三尺之故
帝自夏者長卿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揔攬人物何
文不然長春嘗以元封太初間百十率燒扶隱漏圖
籍悉出文章當日盛反曰不振龍門金馬既沒英采
盡矣何也六經表章之後博士家分立門戶至窮率
白首以詬一家之業合則附乖則攻競起援據不敢
逾尺寸何復譚博雅之事乎世喪道道書世千萬率
之文業不可再振矣周孔聖人嘗著爾雅命博學益
氏大賢亦云博學詳說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安取專

經近學之守宏攬遠搜之訛將高三聖賢為孟浪河
漢之視乎末學瑣儒繩繩耳目之習貫師友之伏化
後東京來樸陋促狹無有一倡黃鐘靈響而絮絮間
比之節組紉之音希效輓近逮韓柳二三君子特起
追之又專暢情理任其天授以自鳴不覆古昔之成
聲沿六七百季窳哉邈也至於今世蝟起雜出師法
不一竄號嗜古則割其鬚眉塗其脂澤以掩飾已態
季冬方相氏之難舞耳又優孟之所笑也而後生末
行承風應起各以自壯滔滔天下當何所止自來文

章之病無大今日此時有人欲譚千古之事寡侶多
詬豈不至難哉夫往時士都以離經幼齡浸淫古業
而今士開蒙於釋褐之後官刑相迫世事膠牘又據
其貴宦之階言未成而人士傳誦捷於順風汰然存
確自大矣千百年古士不得於終身浸淫之力一旦
行剽於中道朽腹之時寧能乎而如又將以愁牢疾
病所餘鼓蜚臂而當車愈無幾矣長春自今真欲絕
目禁談雖小小有詞篇止是抒情消日之具無敢望
古人且已為黃初開寶諸家奴使耳況於譚文近已

不肯雷同獵當季之清稱遠又不能廣采振古榮之
墜後又不能終障識者之口知士不為也養生亦不
為也遠辱明誨因觸積志便敢脫畧無忌盡其狂言
惟臺下寄終教之

與蒲圻侯吳春陽書

昔邵負與虞仲明隣不能播其風烈而稱著他邠深
用為媿僕亦曰下義俠自喜之夫也好延結為名曰
屈指天下上流自吾吳始蓋數年中嘗與朱君采談
品則見君采津津道門下義至高執鞭之向往有之

矣地同宿分在百里之鱗壤曾不一聞名朝夕叙譚
義通殷懃虛抱我輩之想此又邵君所唾也門下今
已携琴宣江外之遺風僕乃散髮駸面伏具區之一
廬區顯殊道河山既邈當時失十舍之內而馳千里
之外大無幾矣文舉仲翔生別吳魯達仕二邦有封
域之界無近比之容自許至武昌幾月之程兵戎僉
攘之中書問時達千古重其神交今僕與門下借維
桑之隣同聲華之榮又有天幸使吾嬾翁得佐下風
是以欣然庶幾遇之夫珠璧無因按劍相怒何故物

性與人不合也若使磁江之石遇金則喻而相附無
知氣臭猶有感召况人倫合志之輩乎用是敢懇仲
明之悔托文舉之風僭附尺書比于傾蓋夫誠開金
石言同臭蘭苟其心同何必藩籬之比而後合乎門
下高風越俗朗視人間或者亦謂朱生即非百尺樓
下客則縞帶之交請以今日顛無按劍視之至幸至
幸

又

新尉盧公不佞之嬾翁也出名家之子孫自幼焚香

習其門風下帷之業自苦三十季七試不第而齒晚矣故隤然執掌低眉以就貲郎素所自許雖以不甘媿媿作真詬無賴然而閉戶伏書生之態久頗自潤於世故何況當官又恂恂遼遠不便於小吏趨走善事懼以遠戾然一意奉令循謹不暇有他腸此則猶給者所不得而操儒所可保也惟門下信心畧迹護短用長徵會簿責之間悉以導之雖微升斗長延歲月則覆露之恩等於造物僕如親受焉其惠而成之提之中流躋於阜土又曠特之德也所不暇必謹布

腹心

復馬長平廬州司理書

往春小吏過江奉手書數日又得烏程求盜自淮領
札而來具道所以不意歲餘後事之情尚千里動存
舊之念於此見古人高氣猶在感歎滄神數月在金
斗蜀山之間長春不幸受命下此百憂靡依之泣未
乾而大人踵喪以艱難拮据頤復之二親向所概陳
政自嗚嗚即遲三斗率釜鑊之奉於子心且未校奈
何瘖口未差肉食未甘俱以艾首始衰之齡遂棄我

去乎几筵同設庭闈頓空有心之倫誰堪此者自冬
來神迷精銷支牀立骨雖勉存餘性哉而孱人積毀
損中以病既歷春夏眠食大減三伏長晝日唯啖糜
半升強進則干嘔欲吐脾藏主思蘊結之疾藥無速
效也今使臺下見之稜稜瘦榦已非下吏時色澤何
況意氣臺下峻節休名天下無對江南海上拖紳之
客盡知慕馬使君為人以壯年席此聲旦暮青雲萬
里立可自銘太常獨不使小令得登龍附驥承其下
風此恨如何夫以六駟之良足羈鞅而阜處今年不

試明年不步加之幽囚之困則踵或而駕先之况於
肉蹄大耳之中質而五六季絳伏呼鳴之苦何可重
效千里即恐范孫無加策矣臺下異日欲左提右挈
號長春於 都人曰佳士佳士當無復能稱此品虛
為海內咲奈何奈何壯髮不長雄風坐減宿痾之軀
今已數月不堪親几上一蒲但有伏歎無可言苦馳
情難為言

復陳立父同年論詩書

世道相喪風雅殆絕十年求友一旦見之足下讀來

書三過津津自喜吾道有望矣僕曾寄書馬長平與黃玄之論文事千餘言甚詳地阻遠不時得荅未知所合今幸與足下往復同志臭蘭何所不盡足下談詩謂無踰子美而應數今人之病揚摧大當僕嘗以詩自商周來沿代更體至唐而止獨其發情止理義必不可更故樂記曰凡音生於人心者也聲成文謂之音子美所以獨絕流輩為其直追古始含茹英華本騷雅之意參以漢魏為骨潤以六朝為色故其至者常命意象外乃能不朽此理唐諸公已不解何論

今哉故僕以為善學杜當自古始如挹江之流溯其
源則竭決岷山之泉萬里如建瓴耳今時縱有一二
似語亦是色象之肖不如虎頭傳神都可目左道不
足論足下雅識清才當自立門戶為千古爭雄僕亦
借左提右挈共暢元音亦世道大幸夫靜女冶飾不
如却洗武夫怒臂不如講劍術習權家奈何文士作
脂澤效人徒恃氣自壯哉第甚恥之請遂與足下肆
談今士足下評詩自何李中興夫自唐杜數百季靡
靡滔滔安得不歸功二大夫然獻吉已涉麤蠢勇人

態似未解紀律者子美元有二種詩佳累自不相掩
子美好選未免纂組之累而夔州後更多強綴別為
拙俚乃其衰晚窮途潦倒自放之態無復剗刷神巧
故其自言云云衰老才力薄云詩盡人間意已非自
已滿志快語矣既彫既琢復歸於樸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今見工匠作器凡非國手自多窳苦即吾輩吟
時方注思未融能無窳苦之景乎故子美云作者寸
心知獻吉反肆力於累者要知寸心未了已不免黃
魯直之病大要風韻神情尚遜何前駢惜其骨薄尚

有少趨之勤蓋亦率限之五子蓋幾適燕而南車者
也濟南好聲其入淺其出浮病於格瑯琊希博其意
支其色雜病於理今天寶前數公見此且作門牆之
麾何論子美之堂乎二公其壇之錚錚猶余尚何他
云文運多艱暫開復塞深悞時俊足下不見弱喪子
之求還方俵俵無如遇大男子將之他邦餒以美俎
衣以繡襲假為大親之嫗煦樂焉忘反曾不悟終迷
之不如俵俵時也今文士何多弱喪之迷哉誰任其
咎誰又當覺之知己拆肝不覺狂言子長云難為俗

人道也

與丁元甫休寧侯書

我二三兄弟風雅氣槩之雄四顧無幾既以不得共
避金馬屑焉雨散域中而如僕艱虞又且五季席藁
而廬天目之下平生結納傾倒之人目不相接耳不
相聞塊然執掌臃腫之居心識自陋竊恐作秋水之
咲矣又何但索籬之感耶異時在舒與化邑隔江相
分驟後過賓游人聽三異之風聲今又三歲矣宦成
久道可知足下亦念當季燕市出宮時促談激昂期

許之語至今足下行志如矢已嚼然卓出汗淖之中
而獨使我壯氣坐銷曠乎後塵將何以處我乎私計
官程民譽足下當必來歲進依日月之光上際合宮
之運下悉蔀屋之艱足下應有長計古道為太息道
萬言於

上前當此天灾民愁諸道洶洶壯士懷補袞之慮挾
批鱗之勇顯抱濟時不在此乎不佞草土毀頓之人
念他日足下晉貴階賤吏無可通故乘客便敢附一
白事他縷縷温蠖起居非我輩千里相期之節不敢

具

與虞長孺書

往在熱時兩人相與至歡今一散五季色澤之不知
而聞聲復絕此豈有情者然乎去春始得知足下履
變夏則老父病秋終復以至大故三冬崩痛摧毀粗
以完勝喪之事而今季身病矣三月已至錢唐半日
體不佳因即歸歸則卧牀四月餘始離藥又一月始
出戶又逾月而遭大母變矣弟所受三季艱難轉軻
豈生人所常邁亦豈生人所堪五內慘烈百事隳挫

蓋關問足下可知也足下順變之餘起居安適當有
著作所成何事僕嘗謂運氣數百千年始出英才亦
當自愛惜成就以荅百千幸之運今足下素風可以
範俗弘才可以匡世博雅可以重言而加之內理玄
精外神夷曠豈非命世之俊冠冕之材私獨不悅足
下太以禪宗自暢而忘世畸於人為干珠而飾之幽
室也夫禪之空也恬情而釋性離根而解跖高朗之
士多托焉然其宗家自己已有普濟度世之說何不
是以因緣乘權秉勢造福見在此亦非枯寂之流所幾

馬至如文章之事以足下巧心廣識謂可揖千古而
名家振一代之聲今稍稍見足下流傳新文或涉幽
以詭矣此亦禪之累耶支遠祝髮披緇躬服沙門之
宗鏡然與士大夫游談獻酬猶借理自文何者文章
傳世之具非備恚世中神理則不傳今以為世中實
效在禪在儒則三尺能辨也才生不數才而屈首淫
學練要砥節又不數身丁不數之名而又遺脫以快
志吊詭以傷雅則大塊無為生才乎而後為萬世志
士惜之足下壯率也立功立言在此時耳時不再奉

名不虛立僕輩既以不勝而勝者又不肯勝則千秋
事業當何人勝之故不已懸懸足下頗有教之春間
北行未尅尚圖西溪通昔一譚茲不盡

上開府滕少松老師書

千尋之木芽於扶寸百尺之臺起於累土故非繼長
之難始植之難也長春出於繩樞圭竇率二十而數
斤於里舉蓬累窮餓不足并日之食不過臺下則震
澤之農子安望今日語曰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
通利則思師故義心壯氣所激亦欲榮蹇砥頑希尺

寸之樹以稱門牆報知遇不期命謬蓬首毀容以坐
於斯三季矣前老師開幕江上則長春舊後事地也
既以不得奉承下風竊聆漸被之休聲今以瞻依孔
邇思一叩竭平生感遇之私而元行大府自計難以
小吏賤流冒托私人之寵以不祥服造見也將需以
待闕日則猶有一歲之遙反諸素心不敢濶焉自絕
謹用九稽首以上疏自謝羨墻如對警歎遙違但日
日睹聞老師荒辨嘉政激動窮閭則門生領命之矣
草率不敢盡

寄湯義少太常論業書

太常安不別六季矣道遠跼予生離莫悲執手既難
嗣音久絕追計同官之昵隔江之問遽如夢寐同好
悠悠誰能堪之夫騷人撫壯志士惜日不佞僕自廬
江杖還老父大母接歲而逝素冠三易旦夕垂頭飲
五悲叫蒿里鬼伯之區今四歲且餘矣有情不死人
理為幸尚何言他然足下故知僕豈風波之人憤憤
飽肉自老者今將胡以支此僕雖頑拙不肖然夙昔
妄想動望古人亦以此片氣頗為四方豪客俊人如

足下輩引許乃今有自左不然者往思士人仕宦總
要有三內為親上為君下為身為親者祿為君者功
為身者名天之不辰今僕一念已矣夫苟祿屈親志
士尚恥之况於僕三釜奉檄之私既闕不逮所冀自
補惟是昭德揚名之務又安取由房相招陽陽自樂
之義乎方今四域多患

主工側席自當壯年神王骨健之時不得備列百里
外臣胼足暴身苦心祈百姓旦夕之命展宣微庸以
報

主分憂之計瘠瘠坐海東一椽之廬乍泣乍歌抱獨
飽之歎乎無裨耳鄉閭遊俠之行干有司之罔壞薦
紳之氣既已不屑此名而家故貧也吏祿又淺封殖
無事歲歲杜門畫地而居近於獨寐樂飢之招隱為
耳丈夫蹭蹬淹阻不得志墨墨之苦事勞人所不過
而問焉而俗不相知以為刻意絕請飾為名高此名
與幾何木蠹土蚓之節於人蟻蚩之翼也夫行不曲
謹僕誠何樂此適性不便耳僕今所急惟一事故魯
與足下權談須臾了吏程告沐歸坐而理此今即坐

以不佳然三四季情情忽過當成何事說禮樂敦詩
書自昔記為官刑之符人誰不學操刀而割乎意見
倖中客氣也竟為達者所笑曩小小試一儼邑耳至
今靜言追始且有無術任氣所悞及此又差池惘曰
面墻亭帚訟悔更無補時便以孔墨汲汲之心展采
無具但持此空氣一意何往乎馬不調則泛輿杼不
習則敗絲是無為才才反害也且微寧在官耳又記
與足下燕中慷慨論文厄五六百季我 國家最號
多傑蔚起雲變標復古之幟數不下十數公其究不

君安息之眩也蓋恃才之害自古天下只兩人巧有
餘拙不足然害故不生於不足而於餘也不足者多
學寡運其力無能澤非而賊世餘者恃其運而蔑學
巧避短而飾欺人人嚇而惑之人惑已亦惑儼然巨
子大方之居目無前而却走愈遠矣昔以仲尼之聖
厲絕韋之勤有若之賢薦引刺之勇他漢士一經之
業下帷囊火孳孳數十率有頭白而名不成今士欲
以釋褐旦夕漁獵之莽莽兼業而陵前安有方客後
巡酒頃刻花之道耶此僕所為憤憤注心理首至今

而跡進跡怯者也江文通排是古之議及其著作實
開亂今後人笑之眼前易塗身後難欺僕義以為不
可出此故退而自圖然年數日增每懷靡及無田甫
田維莠騶駟自逾懇矣每思孔子筆削獨擅春秋至
於詩書游夏與焉司馬子長承父子世家之業出蠶
室之幽通以成史記而東方生居然任視定之權文
章鉅業師心有限故無有不須翼成者先朝獨獻
吉雉力嗜古惜徃徃夾以慙豪大復喜自運而氣又
孫又相齟齬所以不勉至王吾乃恨生不當時至

天下左道橫議又變矣安所得此人周望獨足下耳
足下狂豪博物過予五累之上愚不自揣以為拙為
狂資樵為博資玉攻他石亦賊梅臭味之友也千里
比肩產材難多又蹇而處天末海頭不當遊士賢者
往來之孔菰蘆之與居魚蟲之與游雖自恣滌書且
幾豕虱哉轉益腐穢將恐北首南駟即背馳以至老
又多疾病多較曰計若有歲計若無鞭長不及腹學
然後不足此恨如何人生至貴白髮難居悠悠長心
將何遂乎太常歲滿據津秉權須時耳以足下之氣

之才弘猶植槩不難顧所練要引經合事必自有說
小吏亦頗聞之他所著作可相示乎 今日天下多
事亦多人安所無任義摠材之後故功不期於為氣
其於中機辭不期於為奇其於合雅足下盛名之下
都人目望式穀足下旗葵也東西惟所視顧足下自
愛并以教我異時者進與足下為輔車馳駟之效退
與足下作塤箎合唱之美足下又何惜不以游夏東
方之權相借哉 代運方隆功名易致今太平二百
餘年外視天下皇皇多不振不給之法關茸支吾漸

莫誰何內視載筆紀注之業草塞悠繆無有一人譏
憤如刑餘獄中之棄人所為往不可諫來未可知救
今不能傳後無光安云責不在吾黨乎嗟嗟此可為
志士言難為俗人道也每念子長令人於邑足下努
力古今人未不相及

致德清明府陳忠甫書

民自以逢掖得見於君侯君侯談欬足以黻矇治行
足以範劓讌渥足以異等雖民以朽之人而儼然辱
斑於宓子禮接之林然所不敢燕閒亟見非以落拓

抗疏節蒙難嬰病而悔罪杜門之日長也以此微尚
特好頗為俗人不理而傳聞君侯獨拔衆見許虞仲
翔所謂天下一人知我者耶死且不朽頻歲孰臺下
循績若食饒人雅才非不震世而獨躬德讓廩廩蓋
漢吏以來千季所難此中人以平歲受福而儉歲奪
其穀何止中道孤子之痛民獨以時艱四方自自得
君侯輩數十人列 中朝指畫夾輔流德豈百里之
近哉是則所喜也君侯既進直道乃信芳步在前後
束模楷吾等知所投足矣為衣服不祥不可以廁隨

伏轍之老出祖郊亭所咏小篇志感不知堪度車前
鏡吹之部不揀得佳筆數管奉供焚草之役君侯留
此未侈於一錢之廉也

致蒲圻盧少府外翁書

自吾翁宦楚三月家夫婦日夜焚焚對語而悽微是
念遠懷離生寡親姻頓覺孤城無復往還之舍耳能
僕來得聞彼中風土官况雖復山城巖邑瘠地窮閭
莫展駟車閑理乖仲宣信美之歎所慶途偏務簡足
以養祿歲月無廢吟致優游為得古人吏隱之興兼

聞令公維桑之義甚篤高蓋廣轡之下庇無風雨可知也此所謂善仕不如遇合至幸至幸然聞人不躡於山而躡於垤何者狎而易之也故承擯賓者無嫡儀侍家公者多率詬踈則易合親則易隙人情固然顧吾翁慎持之千尺之綆絕以寸絲九層之臺傾以一拱此甚可畏也亦嘗試觀莊生養馬之說乎壻身自入冬稍稍得起居瘠然而家禍重沓祖母棄背力病骨以勝喪方四十餘日而仲母繼歿其家無一主者棺殮塋埋俱任在我又為之經理遺奩收弱孤之

弟移歸而育教之貧吏餘歲哀人毀形何堪渠渠辦
此乎自乙酉孟春跣歸至今三期家門姻友允治七
喪生平淚血揮瀝殆乾非金非石能不骨銷春來夫
婦同病二決旬鬱塞無一至戚可語故莫經離隔無
識聚合之歡也言此但勞歎望上宅無故併告

復陳忠甫侍御史書

草上五季之悲人於世榮如昧何期青雲之上有封
牘而問者豈金玉而音非耶感激鵲起春雖散人居
常負氣好從天下模楷弘贊義聲今凶荒遍四垂盈

庭多議如野伏小吏即有懷但犯人耳所貴鉅士乘
權上匡

主意下救嗷嗷非臺下奚望也吳中自臺下去後諸
穀騰躍死人十半方離小暑半月矣而疫瘟連屋不
解道殣河滄日積千百所未至河南關中割人交啖
者

主上之澤惠有加諸侯之遺化尚在而望歲之農心
切也今春中毒霖短至以來彌月亢熱更十餘日則
苗根槁黃盡矣萬分不救善後之策不可不早慮五

之國孰而能也此難與周趙四率奉腹甘斃之民
仰嚴明矣臺下無吳情軫故黎此實百萬生口之望
也木石之資又無憂所困漸作腐偽耳不足計天下
事對臺下陳隱君孤憤如此臺下有意憐之顛異日
微福奉揚持芥之下風縷私不盡

朱太復文集卷之甲終